

静中见梅花

□孔祥秋



临雪而立，常常想起梅花，但我很少见到梅花傲雪的样子，甚至可以说我没真正见过几树梅花。

我是很喜欢梅花的，但终究没有赴一场梅花的盛事。梅，“贵疏不贵繁，贵合不贵开，贵瘦不贵肥，贵老不贵新”。想想眼下各地构筑的梅花景色，新树初栽，密密匝匝，不见梅的形影之美，更无法领略传神之妙，这实在勾不起我千里寻梅的决心。

老枝老景，才是赏梅的好去处。

的确，有些老地方有老梅花，但梅香初起，人们便蜂拥而至，几株难得一见的古梅，也就被吵吵闹闹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容不得谁有一丝一毫的沉思。一树梅，从花开到花落，都在熙熙攘攘的喧嚣里。这，不是我喜欢的梅花。

众花之中，我感觉梅最有古意。即使是为孔子、屈原所爱，将越王的剑气深藏的兰花都不可比。

梅花，在静处。我喜欢在静处寻梅。

梅，自《诗经》之远，一路花开，向繁向密。隋唐两朝，艺梅之风渐起，但岁月峥嵘，算不得好静处，梅花也不是登堂入室的主流。看李商隐的梅花，也只是一声悲叹。

历史上，我觉得称得上静处的，是宋朝。那是一块瓷器的静美，尽管有碎碎裂裂的细响，但依然是难得的静处。富中有闲，闲中有静，宋朝如雪。

梅花，果然在宋朝境界大开，文人落笔，无不梅花朵朵。林逋，是鹤与梅花的共舞；柳永，簪梅花在头，于亭台而歌；欧阳修，是一棵老松与老花的搭配；晏殊，是梅瓶里插梅枝的顾影自怜；苏轼，是翠竹与梅花并立；姜夔，是透、漏、瘦、皱的假山石与

梅花相依；辛弃疾，是剑与梅花的映照；李清照，自称桂花，与杏花比美，堪比荷花，山河动荡时则举杯向梅花，一起在江南傲雪而歌；就连被我称为“政治顽石”的王安石，也与梅花有互动，而且不俗。

宋人，写梅花的诗词多达五千余首。

中国第一本关于梅花的专著，就是宋朝范成大所作。身为一个南宋人，岁月已不再静好，但他还是继承了北宋文人对梅的爱，这是一种文化惯性，或者说是静美的余响。墨梅，舍去万紫千红的色彩，归于淡泊宁静的这一技法，也是宋人初创。这是宋代文人精神的写实，一静一闲一墨香，超拔、优雅、情怀。

历史从宋而下，岁月颠簸难见梅花。元代的王冕算是一个另类，号称梅花屋主的他隐居一方，墨色点点画画，却是叹世的愁，这梅花自然难成气候。再往后，能让我想起一点梅花之事的，是明代的唐伯虎，可他实在没有一点清冽的形象。人家自己都说了，他是桃花庵主，喜欢春风乱香，自是在梅花丛中。

朱耷有墨梅，干一枝，稍显丰腴，圆润无骨；花四朵，似是欲言又止。作为前朝遗臣，一种“哭之笑之”的心态，似有天下大势不可违又不敢高歌之感。古怪的心，也就有古怪的画。人在明末清初，朱的梅，有暧昧。他这模棱两可的矛盾心理，也让我喜欢了他的梅。

说来有些尴尬，朱耷那八大山人的号差点误导了我，最初我以为是八个世外隐士的合称，还差点闹了笑话。这，或许也让我对他的梅，有了些许无意识的偏见。

清朝初年那个腊月，

北京城下了一场大雪，纳兰明珠府上的一株梅花开了，纳兰性德来到世间。

这位被王国维赞为“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”的大才子，果然也是最可以与梅花并肩而立的人。他情有灼灼，心却是白梅或者说是绿梅，纯而静。

有人说，《红楼梦》正是以纳兰家的家事为蓝本。别的不说，那大观园里的一群人，哪个敢在梅花前站一站呢？宝玉？他珠圆玉润的样子，实在与梅太不相宜。黛玉？微风一吹，就会咳嗽声声。数来数去，我倒觉得无奈闯进这片豪宅的刘姥姥有几分梅花

的风骨，老、瘦、韧，而且德有香。

说到林黛玉，我想起一件旧事，那时我刚读小学五年级。那夜邻村放电影《红楼梦》，贾宝玉大婚之时，林黛玉哭得梨花带雨，我不解。旁边的同学说：“她得了相思病。”“想死病？”我更惊讶。果然，林黛玉最后死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还是这位来自城里的同学，懂得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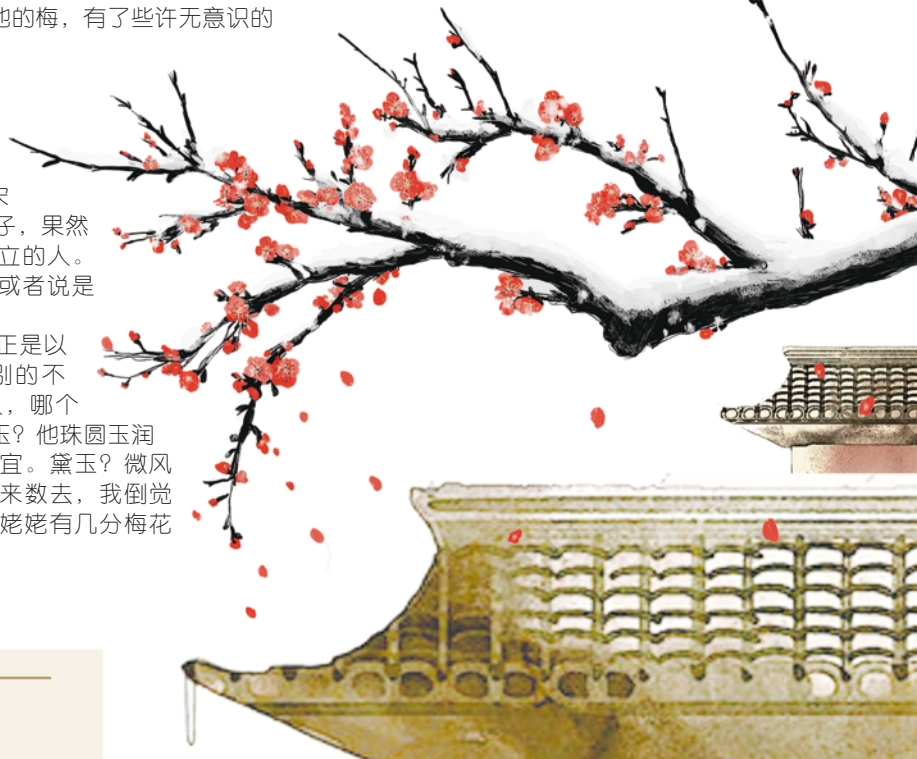
纳兰性德也有真相思。他傲雪而生，却在暑天而逝，似乎是离了梅花的根本。后来才知，他离世时正是爱妻的祭日。农历五月三十，合欢花正开。他，果然是梅心贞许，情如雪。合欢花，是纳兰爱的彩雪。

我一直想去纳兰性德的故居，去看看那株传说中的梅花。只是那宅院已八易其手，那树怕是也早已不在了。

说起来挺有讽刺意味的，“大贪”纳兰明珠那处豪宅，后来被另一个“大贪”和坤占据。颇为有趣的是，两代贪官的长子，纳兰性德和丰绅殷德，如两枝梅，是府中清流。有“德”之人，能闹中取静，无处不可立身。如此想来，梅，不是难有寻处，而是喧喧杂杂之中要有一颗静心。

看，雪越下越大，想寻一处看梅花的地方，哪怕那里有趋之若鹜的人流。静若在我心，自有我梅花。

听说公园里的蜡梅开了，那就先去看看蜡梅吧。蜡梅，虽算不得真正的梅花，但同样有傲雪傲寒的风骨，也很不错呢。



翻越大寒

□王国梁

“天寒色青苍，北风叫枯桑。厚冰无裂文，短日有冷光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孟郊写冬日寒冷的诗句，让人感到寒气刺骨。天寒地冻，北风在枯老的桑树上呼号，河流结了厚厚的冰，连阳光都透着冷气。大寒时节，正是这样的场景。

俗话说：“大寒大寒，无风也寒。”大寒是冬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是最冷之时。寒冷抵达峰值，好比是我们翻越一座大山，到了最艰难的时候。山顶看似近在咫尺，攀登起来却极为艰辛，因为整整一个冬天，我们的体力几乎要耗尽了。其实，在冬天刚刚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学着诗人的口吻说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靠着这样的信念与憧憬，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日子。

冬日漫漫，我们已经坚持得太久了，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却要面对最大的挑战，此时全凭心中提着的一口气撑着，撑过去，就将登顶；撑不过去，前功尽弃。这样的时刻，对我们都是一种考验。经得住考验的人，登临顶峰，一览众山小，世界将是一派柳暗花明的开阔之境。所以我说“翻越大寒，翻越需要的是体力、耐力、意志力和智慧。坚持不懈、永不言弃的人，就能翻越大寒。”

大寒的寒冷很夸张，人们总是会忍不住感慨：“怎么会这么冷！”天地苍茫，万物冷寂，世界封冻。山封冻了，连绵的山脉只剩下曲折的线条，仿佛是一个长长的符号，在沉默中表达着无可奈何。水封冻了，昔日欢腾的水流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寒冷渐深，冰冻三尺，河流成了哑了嗓子的歌手，把一腔忧愤化作缄默；树封冻了，再粗壮的树都会在呼啸的朔

风中瑟瑟发抖，用干枯的枝丫表达向寒冷妥协的意思，那些交错的寒枝，如同一个个古老的文字，书写着它们臣服。大寒真的是冷啊，风如刀，霜如剑，滴水成冰。

每年大寒时节，人们都想尽办法消寒。有人躲在温暖的屋子里猫冬，有人在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，有人悄悄呼唤温暖的春风……岁暮天寒，我翻看日历，计算着多久之后是立春。我觉得这是一种丈量，丈量大寒与立春的距离，丈量冬天与春天的距离，丈量寒冷与温暖的距离，丈量憧憬与现实的距离……只要我再努一把力、再坚持一下，就能翻越大寒。

每年大寒时节，我都会进行一项仪式，就是迎着寒风在天寒地冻中奔跑。当然，因为体力所限，我有时无法奔跑起来，只能慢跑。寒风肆意地吹着我的头发，我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在风中飘散，耳朵和鼻子都是麻木的，我觉得这样才算真正融入了冬天。开始跑的时候，我被吹了个透心凉。随着我的脚步不断向前，身体内的寒意一点点被驱散，暖意慢慢升腾起来。我用奔跑来抵御寒冷，用坚持来守望温暖。直到我跑得整个人都是热气腾腾的，便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项翻越高峰的壮举，特别有成就感。应该说那是一种征服感，征服了寒冷，温暖就离我不远了。

没有一个大寒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。大寒为冬天收尾，立春为春天吹响号角。坚冰深处春水生，寒枝悄然酿新绿。“大寒到顶点，日后天渐暖。”前方的驿站已然隐约可见，那里春风乍起，万物醒来。

我们终将抵达春天，与万物再次重逢。

大寒把故乡擦亮

□林钊勤

大寒来了
屋檐挂满冰凌
像一把把锋利的刀
切割着冬的寂静
我伸手去擦
那晶莹的冰凌
仿佛擦去岁月的蒙尘
故乡的轮廓渐渐分明

窗上的冰花
是冬的画作
我用指尖轻擦
似在抚摸往昔的梦
爹娘的袖口
沾满生活的霜
我轻轻擦拭
温暖在心底流淌

冷

让记忆更加清晰
我用思念作布
把故乡反复擦亮
在大寒里守望春光